

經訓堂本墨子

貳



013
3085
2

墨子卷之三

兵部錄載舊勸勸懲器器安寧寶璽寶璽勸二品勸璽璽

尚同上第十一

楊保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舊作非是也字也是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死餘財不以相分舊本列俱作列非說文云列腐也或从夕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虛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

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
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旣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
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旣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
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旣已具天子發政於
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皆以告其上上之所
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
一本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
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
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
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

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
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
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
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
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
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
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
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
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
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
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

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西漢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絃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

情

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旣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旣已立

情

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

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

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一本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

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字音飄風苦雨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本書多作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

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
 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舉事成入
 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
 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
 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
 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
 之以五刑然苗舊作量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文選
 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間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
 道當云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唯
 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

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
 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
 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
 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
 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
 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
 年之道曰相年當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
 輕大夫師長輕當作卿盧云下篇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
 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
 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將以為萬民興利除
 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

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同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

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

人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

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

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

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例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

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舊作薄一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

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

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

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旣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

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

義爲政故也。天下旣計一本作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窺爾雅云窺開也猶云無開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

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譽令聞先人

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日之舊

此字一本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

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

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

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

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未之均聞見

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

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

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

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尙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

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

之政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

雖舊作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

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

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當云治

不可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之要也

墨子卷之三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四

兵部郎中察院副都御史撫陽等處巡按使司經歷品級

兼愛上第十四

患好之字作患从反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
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
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
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
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
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
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
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
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
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
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

據下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
文增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一字舊例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
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
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
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
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
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
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

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

一本作傲此
傲字假音

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

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

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皆絺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人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非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脇，舊作脇，據太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

亦作黎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支，而進之，舊此下有鐘鼓之字从叟，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

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

此齊字當為涉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流水也从齊者石濟水

出直隸贊皇縣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天挈太山而越河濟可

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

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

天下西為西河漁竇

西河在今山西陝西界漁竇疑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

水未詳北為防原派注

疑即雁門后之邸詳未噓池之竇即

其水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

古無池字洒為底柱

即沱河異文故此亦以池為沱也

說文云灋汎也洒假音字

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

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破石縣東北五十里

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里三門山在河東皮氏縣

城縣北五十里山在

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

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廣即少廣莫即貉也

陸防疑即大東方漏之陸防

鉅鹿

孟諸之澤

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縣東北明孟

諸都音相近

灋為九滄此《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

河以捷東土之水

說文云捷門限則此蓋以利冀州之民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

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

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興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

以利荆楚于

越與据文選注改

南夷之民

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

五湖在越也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

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

鰥寡不為暴勢奪

稽人黍稷狗彘

說文云畜患藩也从來从畝來者畝而臧之故田夫謂之畜夫稽與畜通天屑

臨文王慈

漢書武帝紀云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

壽連獨無兄弟者

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有所雜於

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
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
鉞山之隊玉篇云隊
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闕
案隊隧字皆說文闕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
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
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
舊云士富
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
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

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
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
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
又與當云
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
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
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
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舊脫此字
据上文增別
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
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
以水救火也一本作
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
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

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已也由同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已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鄉曩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

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令唯母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

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

寒即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埋當為葬說文云葬瘞也玉篇云埋與葬同

本書或作狸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

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

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待養之死喪葬埋之兼

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

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

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

胄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

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

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

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

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

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

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

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

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為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

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

過卻也卻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卻云古隙字卻即卻也說文云隙壁隙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之會亦

際縫之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待

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
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萬民之
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
以意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
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
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
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
勤苦凍餒餒當爲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
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二字舊脫此
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

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卽
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
作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
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
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
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
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子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
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於四方顯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為然雖禹誓大禹謨文

禹之所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

小子敢行稱亂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此四字若予

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孔書作肆子以爾衆禹之征

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

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

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孔書作上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未知得罪

于上下孔書作未知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

皆與孔書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

之微意

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為天

有鼻無以萬夫萬夫有鼻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

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

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

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

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

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

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

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

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

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母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

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據前後文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絳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且當爲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

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

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
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
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
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
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
人也地其衣裘地讀如終朝三掩之掩陸德明易音義云襦鄭本作掩徒可反地卽掩異文取
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

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

之君子

舊脫此字據後文增

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

據後文云大為攻國

則弗知

一本非

舊脫此字據後文增

從而譽之謂之義

此何可

一本作

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

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

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

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

無一本

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

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奚說猶言

何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

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

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
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舊上二字倒可為一本作知義
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
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
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
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
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
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
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當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

甲盾撥劫

說文云榘木帳也帳當从木

往

舊作往一本如此

而靡弊腑冷不反

者

腑印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

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死

往

舊作列往以意改

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

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

遠糧食輟絕而不繼

糧俗玉篇云糧同糧

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

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

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

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

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

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

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

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

此墟字正

數於千不勝而入

舊作人以意改

廣衍數於萬

文俗从土不勝而辟

此闕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

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

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

戰者言曰

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

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

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

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入

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

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莊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

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

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

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

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

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

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

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

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

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

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曉

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

能收用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

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古

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

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

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隄高誘曰澠隄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

攻冥隄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為江夏鄆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

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隄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至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

南九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十里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

春秋吳楚戰于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

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

敗齊師於艾陵至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

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

并松江為三江五湖見前

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限字之假音自恃

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

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

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

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

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

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

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眾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

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

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

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

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

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勳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

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

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

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

乎蓋同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

道也。

知讀智

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

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富之人

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

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

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

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

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塞

之字當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塞

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闕，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

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

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

死無殺以譚其衆

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譚字

夫無兼國覆軍賊

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

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

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

神據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

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

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

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

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

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

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爲偏當而

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

一本作足

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

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

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

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

織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經機縷也縵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

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三軍

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

其散亡道路遼遠糧食不繼楚人名僚僚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僚僚

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

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

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
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
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
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
之子以攻罰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
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
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
大亂天命殛之曰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
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
同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
震說文云瑞以玉為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

侍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
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
桀祭時天有韜命韜當是詰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
國鸛鳴十夕餘盧云鸛字未詳舊脫此字據乃命湯於
鏹鏹文類聚引作鏹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
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之此錢字之類聚引作戡
云錢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
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火言命祝融降火
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

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

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

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

引作銜珪初學記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

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

舊脫此字据文選注藝文類聚增

予既沈漬藝文類聚

引作

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

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

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

太平御覽

武王黃鳥之

旗

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

王既已克殷成

帝之來

當為

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

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

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

熊麗

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始討字當此雖山之間此

江漢沮

越王繫虧

盧云即無餘也繫舊作繫非以意改

出自有遽

未詳始邦於

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

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

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

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

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

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

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

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

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

子之為馬然傳子言傳含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

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

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

則共之供共同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

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

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

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

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

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

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

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

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察者

此也



